

浅析当代写实绘画中非理性秩序的

发源与表现形式

文/刘先翻

摘要：写实绘画经过时代的发展，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更加丰富多彩。当代写实绘画呈现出新面貌，这些作品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运用不合客观逻辑的手法表现、隐喻、暗示画面内涵，完全区别于写实绘画的传统叙事手法，超现实主义绘画在其中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在表现形式上主要体现为：扭曲的形象，时空重构，不合常理的现象，异质同构。这种非理性的视觉逻辑与传统的真实视感在画面中交相辉映，形成一种独特的视觉感受。分析当代写实绘画中非理性秩序的发源与表现形式，不仅有助于厘清当代写实绘画的思维逻辑，也在创作上对当代写实绘画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当代写实绘画；非理性秩序；表现形式

写实绘画发展至今与传统古典写实已经有了很大不同，总体上看，19世纪以前的传统写实绘画更偏重理性，崇尚永恒和自然，注重形式的完美；当代写实绘画在传统的基础上更关注对人的内心的表现，因此，呈现出比古典时期更加丰富多彩的面貌，既保留了古典精神的传统写实绘画，也融合了现代艺术思想的观念性写实绘画、照相写实绘画。在这些风格、手法、思想、内容都大不相同的作品中，展现了在写实绘画中对主观精神世界的关注和表现，当代艺术家们在传统的基础上，使客观与主观统一，画面既展现了写实绘画的视觉真实，又在幻想中呈现了光怪陆离的情境，使视觉真实与怪诞荒谬在矛盾中结合，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当代写实绘画”。当代写实绘画中对非客观理性逻辑的表现方式，是建立在写实绘画再现真实的基础上，在视觉真实的秩序框架之中，因此，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非理性秩序，研究其所呈现出来的表现形式与其发源，对写实绘画在当代的发展和创作有一定的价值。

一、写实绘画中非理性秩序的发源

从视觉语言的角度看来，当代写实绘画中的非理性秩序包含了客观、主观两个主要成分。客观成分是写实绘画的重要逻辑核心，也是表现视觉真实的重要工具；主观成分则是形成非理性秩序的关键，二者相辅相成，在视觉效果上不偏离客观自然，又在逻辑上违背常规和理性，超现实主义的一些绘画则在这一点上对其产生了重大影响。

传统写实绘画中的非理性秩序，与超现实主义关

系密切，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超现实主义首次将“梦幻”的概念使用到了绘画当中。“我相信人们将来一定能把梦和现实这两种状态分解成某种绝对的现实，或某种超现实，尽管这两种状态表面看起来是如此矛盾。我要朝着这目标努力……”安德烈·布勒东在《超现实主义宣言》中提到，他借此创立了“自动写作法”，奠定了超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而超现实主义的宗旨是将视角回归人的精神世界，达利则将这一观念贯彻到了绘画当中，用了大量的作品展现非理性的梦境世界，这种对精神世界的表现令许多画家发现了“新大陆”，曾一度成为艺术家们追逐的目标。写实绘画在之后的演变中，也融入了超现实主义利用梦境和潜意识表现内心的创作方式，使其在新的领域产生了绚丽的火花^[1]。

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萨尔瓦多·达利在他的作品中惯用不合逻辑地并列事物的方法，将怪诞、奇异的梦境般的形象与精致、细腻的写实技术高度结合，使作品中的幻想如真实存在一般。同属西班牙的胡安·米罗的作品则透露出儿童般的天真气息，其主题来源于梦境和记忆，带有扭曲的形体和古怪的几何，具有怪异和幽默的特征，总的来说，米罗的作品是令人愉快的，其画面洋溢着自由天真的气息，往往人见人爱。而在比利时画家勒内·马格里特的作品中，梦幻的感觉并不由于变形和歪曲，而是由于不可思议的奇怪并置所产生的冲突。他的作品中，日常生活的烟火气随处可见，但都在这种奇怪的并置中被赋予了梦幻般新的意义，总能使人重新思考所看见的东西。



在超现实主义作品中，“想象力”是非理性元素的灵感来源，基于具象写实手法，可总结为几种类型的形式：扭曲的形象，时空重构，不合常理的现象，异质同构。这些手法对当代写实绘画的表现来说有相当大的借鉴意义，对后来的写实绘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扭曲的形象往往应用于偏抽象或表现性绘画，如米罗的作品，本文不做深入阐述。

二、当代写实绘画中非理性秩序的表现形式

（一）时空重构

在写实绘画中，时空重构的手段主要体现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未来主义的画家在时间的表达上做出了最深刻的思考，他们热衷于用线条和色彩反复描绘重叠的形和连续的层次，并且用多重的波浪线和直线来表现光与声音，在交错与组合中表现人对迅疾的运动的印象，从而暗示时间的流逝。空间的重构则更为常见了，西班牙画家爱德华多·纳兰霍是最为典型的例子，他的作品中常见破碎的空间，用虚幻的手法重构在一起，形成充满诗意的幻境，其作品又以极致的写实手法表现，令画面的空间异质感更加强烈，让人在欣赏作品的同时，又徘徊在真实与虚幻的矛盾之间，沉迷在纳兰霍构建的奇异世界中，形成典型的非理性秩序。

（二）反常理现象

时空重构的手法在画面中常常有一种拼接感，除了时空重构，非理性秩序的表现手法也还体现在反常理的现象。由于生活经验的积累，人们对客观世界往往有着固定的认知，如天是蓝的，水往下流，任何物体不能平白无故悬浮在空中，这种经验积累的认知一

旦被打破，便会被认为违反常理，不“科学”，当艺术家把天空表现为绿色，使河水倒流，人或物悬浮在空中，观者便产生了奇异感，实际上，这些与常态不符的现象也许只是超出人个体生活经验，并不代表客观世界不存在，但是主观经验的感受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认知，从而使其产生“不真实感”。

绘画中反常理现象是非理性秩序的常用手法，西班牙画家安东尼奥·洛

佩斯·加西亚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中常见这类手法，漂浮的婴儿，下半身消失的人，悬浮在空中的杯子、勺子、叶子、柜子等。洛佩斯并没有针对细节进行表现，而是在画面色彩与肌理上做了十分丰富的处理，增强了色彩关系对比的同时，也将反常事物融入环境中，笔触与肌理又使画面具有奇异的质感，洛佩兹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普遍给人一种忧伤的感觉，其中的含义耐人寻味。从客观逻辑上看，漂浮的物体，消失的事物，是违反常理的，却成为洛佩斯突破理性，传达情感的工具，那些残缺破旧的影像总将人带入，沉浸在记忆的悲伤中。洛佩斯对这类手法的运用无疑是成功的，作品中的大量元素虽然违反常理，却并不令人感到违和，那些反常最终成为洛佩斯作品的精神寄托。

（三）异质同构

“异质同构”是“格式塔”心理学的理论核心，重新建构艺术本体，用形式而不是用社会文化关系解释艺术。异质同构在形式上表现为用异质的对象嫁接或替换本体，使其在人的视知觉活动下，仍然能识别本体的内涵，但又被异质对象所刺激，从而激起审美经验。异质同构同样使固有的秩序被打破，使人对画面产生梦境一样的奇异感。异质同构的手法又可在超现实主义绘画中分别以变异、嫁接、拼贴、并置等不同方式表现，进一步使异质同构的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化。

当代写实画家徐芒耀在他“雕塑工作室”系列作品中，常用人身与泥塑进行肢体对换的手法，表现异质同构的强烈视觉对比。雕塑泥人的头部变成真人，

而雕塑家的头是雕像，泥人的腿露出腿骨，真人却暴露出金属支架和雕塑泥，以及下半身呈现肉体的石像人物等，质感上的差异性使画面传递出一种奇异的荒诞感，徐芒耀又使用了极致写实的手法，将二者的质感差异拉得更开，以一种极强的异质落差营造了非同一般的视觉感受^[2]。

三、写实绘画中的非理性秩序与超现实主义绘画的区别

写实绘画中的非理性秩序所形成的画面突破了人们惯常的视觉经验和逻辑，形成一种超现实的视觉体验，而从这个角度看，写实绘画中的非理性秩序与超现实主义的一些作品十分相似，甚至与达利、马格里特等人的作品如出一辙，可以承认的是，从表现手法上看，当代写实绘画中视觉真实的悖论的确是受到了超现实主义绘画的一些影响，排除了超现实主义中的非具象因素，保留了可供结合的具象因素，从而形成符合客观视觉感受的具象非理性元素。但从其创作理念内核与创作方法来看，又不能等同于超现实主义。

安德烈·布勒东于1924年发表的《超现实主义宣言》标志着超现实主义诞生，最为著名的是布勒东在《超现实主义宣言》中对超现实主义做出的明确解释，总结其理论概念有以下几点特征：纯粹的精神无意识活动；表达思想的真实活动；不受任何理性、美学、道德理念的制约。最初，超现实主义是布勒东为倡导“自动化写作”所建立的理论体系，后来，这个理论的影响越来越大，直到达利等人将其运用到了绘画当中，一部分延续传统写实绘画方法的画家如萨尔瓦多·达利、勒内·马格里特、乔治·德·基里科等，用客观具象的形象记录思想的活动，而伊夫·唐吉、马克斯·恩斯特、胡安·米罗等画家的作品中，为了突出思想、精神的“无意识”状态，则连客观形象都进行了一定的舍弃。例如，米罗的作品《小丑的狂欢》表现了一个奇异的空间，凌乱的线条和扭曲的形象肆意飞舞，各种象征性的图形活跃跳动，能从画面中看出有许多小动物的形象，也有“抽象”的人形、飞翔的怪物，出现的这些形象都有着怪异的脸，形似一个一个的小丑，聚在一起肆意狂欢。画面中找不到任何传统绘画的造型，与自然形象相去甚远，他认为“真正重要的在于袒露灵魂”。这种“形式”与

“符号”的象征是他对超现实主义的诗意表达。

写实绘画中的非理性秩序虽然在内容上和达利、基里科等人的作品略有相似，但又完全不同于米罗等人的作品。从语言上看，写实绘画中的非理性秩序，沿用了写实绘画本体“再现真实”的视觉逻辑，超出了超现实主义对“再现真实”的需求，这是两者的第一大区别；创作思想上，超现实主义不受理性因素的约束，而写实绘画中的非理性秩序则在建立在客观理性基础之上，甚至取材于客观理性，是两者的第二大区别；内容形式上，超现实主义借助梦境描绘人的思想，而写实绘画中的非理性秩序，在真实视觉感受与相悖的逻辑之间制造的极致的视觉矛盾，同时借助这种手法进行叙事表达，这是两者的第三大区别。

四、结语

总体来说，写实绘画在当代所表现的内容已经远远超出再现客观真实的范畴，画面中的非理性因素，不仅拓宽了写实绘画的题材，也使写实绘画从某种桎梏中解放出来。同时，非理性的视觉逻辑与传统的真实视感在画面中交相辉映，形成一种独特的视觉感受。将客观情境以绘画的方式进行不合理呈现，在真实与虚幻之间营造逻辑悖论，使画面形成了一种特殊趣味的审美体验，在艺术上形成矛盾之美、怪诞之美、幻觉之美、错乱之美，不同艺术家在运用这些手法的同时，又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抽离出丰富的隐喻意义，将非理性秩序赋予了更深层次的内涵，分析当代写实绘画中的非理性秩序不仅有助于厘清当代写实绘画的思维逻辑，也在创作上对当代写实绘画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安德烈·布勒东.超现实主义宣言[M].袁俊生,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20.

[2]迟柯.西方美术理论文选[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594.

作者简介：刘先翻（1990—），男，硕士，研究方向：油画艺术。

（作者单位：四川美术学院）